

新大陸統治正當性與原住民 ——大航海時代西班牙思想家之論辯*

徐胤承**

本文主題為帝國與殖民的法制史。緣1492年航海家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 1451-1506）發現新大陸後，於焉正式揭開西班牙「黃金時代」（Siglo de Oro）序幕。自此西班牙積極擴張版圖，最終征服並統治與歐洲大陸截然不同文化的種族——即美洲原住民。然而，猶在茁長中的歐洲社會科學，尚不足以因應隨之而來的法律與政策等相關議題。西班牙思想家對於如何將美洲原住民轉化為帝國臣民的理論探討，即彼等是否為理性人暨其法律地位，以及統治正當性等問題，不斷思辨，值得吾人探究。本文以15至16世紀為斷代，歷舉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84-1566）、塞普爾維達（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490-1573）及維多利亞（Francesco de Vitoria, 1483-1546）等三位具代表性的先哲為例，比較見解異同，繼則闡發並釐清相關爭點，以及總結實踐不一的新大陸法律與習俗；按彼等所探討者，乃帝國權力邊界延伸至傳統疆域之外時，法律對於事務解釋力的更迭，當屬國際公法尚在啟蒙時期之制度史。本文期盼藉由梳理互有連結的各家論述，別開蹊徑，並

* 本文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科會）補助計畫「墨西哥權利救濟制度之法制史探索」（編號：112-2410-H-019-016-MY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而作者於本文構思與撰寫期間，參與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海洋史學術研究群」（編號：110-2420-H-002-003-MY3-GB11110，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盧正恒老師召集），獲致研讀班成員暨師長們的知識啟迪；並另得到國立臺北大學劉佳昊老師的寶貴建言，可謂受益良多。最後，在審查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委員惠賜諸多卓見，致使本文得以更加完善，特此一併申謝。此外，鑒於全篇（含注解）多半引用西班牙文獻，故凡外文未予特別註明譯自英文或拉丁文者，皆係西班牙文；至於所涉中譯與內容等文責，亦悉由本文作者自負，合先敘明。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帶給當代思潮相應啟示。

關鍵詞：西班牙黃金時代、印地安人、大航海時代、法制史、義戰

一、前言

緣自 1492 年航海家克里斯多福·哥倫布(Cristóbal Colón, 1451-1506, 目前通說大多認為渠係出生於義大利的西班牙人)發現新大陸後,正式揭開西班牙「黃金時代」(Siglo de Oro)序幕。從此西班牙積極擴張版圖,最終征服並統治與歐洲大陸截然不同文化的種族——即中譯通稱「印地安人」的美洲原住民。然而,猶在茁長中的 16 世紀歐洲社會科學,尚不足以因應隨之而來的法律與政策相關議題,¹致而西班牙人只能強行藉由既有或過往曾經存在的制度,稍事變異其趣,用以管理所轄境內的印地安人;此觀其時實施的「勞力分配制」(Repartimiento de indios),²以及其後改稱的「監護征賦制」(encomiendas),³即其著例。³

質言之,前開制度係弱勢者藉由提供勞務,憑之換取領主庇護的一種共生體系,源於伊比利半島式的莊園制度(拉 aprisio),⁴本質上即歐洲封建制度其中附庸關係的延伸展現,具體運作如下:首先,西班牙強行加諸印地安人納稅義務,⁵並由征服者代收稅款,然因印地安人窮匱,欠缺西班牙發行的貨幣,故以出賣勞力(主要為礦山開採)方式抵稅;⁶而處於該制度下的印地安人,則可免受戰亂侵害,並得到福音恩典。⁷待確立兩者關係後,西班牙更以法律明定,直接授予征服者特定數量的印地安人,並通令征服者即為印地安人的「監護人」(econmendero),⁸藉

-
- 1 Juan Fried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exponente del movimiento indigenista español del siglo XVI,"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2 (1953): 240.
 - 2 José Chez Checo, "El sistema de encomiendas en Santo Domingo durante el siglo XVI," *Clio. Órgano de la Academia Dominicana de la Historia*, no. 165 (2003): 67.
 - 3 Frederic Alexander Kirkpatrick, "Repartimiento-encomienda,"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 no. 3 (1939): 372.
 - 4 Checo, "El sistema de encomiendas," 64-66.
 - 5 Jaume Vicens Vives, *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España y América*, vol. 3, *Imperio, aristocracia, absolutismo* (Barcelona: Ediciones Teide, 1957), 808.
 - 6 Checo, "El sistema de encomiendas," 68-69.
 - 7 Lewis Hanke, *La lucha por la justicia en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ramericana, 1949), 43.
 - 8 Checo, "El sistema de encomiendas," 66; Juan Cruz Monje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precedente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del reconocimient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2009), 13, Repositorio Institucional de la Universidad de Burgos, February 25, 2024, <http://hdl.handle.net/10259.1/85>; Cristhian Sarango, "Las Leyes de

以取得相稱地位。表象上，該制度看似互惠共利，但實際內情則是印地安人常被迫從事高強度勞動，彼等不但普遍失去選擇工作的人身自由，且入不敷出者極眾，核與深為後世詬病的奴隸制度並無二致。

有鑒於斯，監護征賦制遭受許多有識之士——特別是神學家的強烈抨擊，例如道明會（dominicos，又譯為多明我會）修士安東尼奧·德·蒙特西諾斯（Antonio de Montesinos，約 1480-1540），⁹對此更是詰難不絕。以渠於 1511 年聖誕節前的星期日（12 月 21 日），藉在時任「印地亞斯」(Indias) 副王（virrey）迪亞哥·哥倫布（Diego Colón，約 1482-1526，克里斯多福·哥倫布之子）面前講道，¹⁰公然批判征服者虐待印地安人的磅礴氣勢，即為其中一股浩然聲浪。

其時蒙特西諾斯係引用聖經約翰福音內容——「吶喊無人理會之忠告」(yo soy la voz que clama en el desierto, 拉 ego vox clamantis in deserto) 開場演講，¹¹可見對於渠所倡言的議題能否得到受聽者正面回應，其實亦殊無把握。而演講過後，的確招致相當負面的回響，當地征服者不但嚴詞否認相關指控，甚且與另一名道明會修士阿隆索·德·羅亞薩（Alonso de Loaysa）互通聲氣，聯袂寫信給印地亞斯副王哥倫布，要求處罰蒙特西諾斯；¹²不過讓人意外的是，當演講內容飄洋過海傳回西班牙本土後，國王斐迪南二世（Fernando II, 1479-1516 在位）卻認為印地安人的問題茲事體大，亟需釐清爭端，爰於 1512 年 12 月 27 日召開布爾戈斯會議（Junta de Burgos），邀請國內知名法學家——例如羅佩斯·德·帕拉西歐斯·魯比歐斯（López de Palacios Rubios, 1450-1524）及道明會神學家等眾學者，針對紛擾不定的美洲原住民道德與哲學性議題，

Burgos y Valladolid un antecedente temprano de una igualdad humana,” *Ciencia e Interculturalidad* 26, no. 1 (2020): 100.

9 蒙特西諾斯生於 1485 年的薩拉曼卡（Salamanca），其後加入道明會，並於 1510 年踏上新大陸；惟渠甫一登陸，便被西班牙征服者的暴行震撼，僅一年餘，便決定揭發其中不為外人得知的慘事。José Luis Guzón, “El humanismo de la Escuela de Salamanca,” in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V centenario*, ed. Rafael Sánchez Domingo and Fernando Suárez Bilbao (Madrid: Dykinson, 2012), 301-302.

10 María Montserrat León Guerrero and Jesús María Aparicio Gervás, “La Controversia de Valladolid (1550-1551) y el concepto de igualdad del ‘otro,’” *Boletín americanista*, no. 76 (2018): 139.

11 同前註。

12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16.

進行深中肯綮地探討，最終做出支持蒙特西諾斯主張的具體總結，並承認以下事項：（一）印地安人是自由人；（二）西班牙有義務為印地安人傳福音；（三）在不影響印地安人聆聽福音的情況下，有義務使其工作；（四）只能給予印地安人健康狀況得以承受的工作；（五）保障印地安人房屋與農場的所有權，且有餘裕維護其資產；（六）印地安人有權與同族保持聯繫與溝通管道；（七）應給予印地安人合理工作待遇。¹³

西班牙政府參酌以上結論，於同年制定了「印地安人良好制度及待遇王家條例」(Ordenanzas Reales para el Buen Regimiento y Tratamiento de los Indios)，簡稱布爾戈斯法律 (Leyes de Burgos)；¹⁴通說認為，該法應係全世界第一部以印地安人為保護標的所制定的典章規範，¹⁵觀其內容，包括減少印地安人工作時數、安排印地安人休假、在印地安人工作地附近建造居所及協助印地安孕婦照顧小孩等，¹⁶不一而足。雖然該法在當時的社會脈動下，或許可謂已盡其所能地保障印地安人，但仍有道明會傳教士不滿於此，認為應給予印地安人更多福祉；嗣後西班牙政府又於 1513 年釋出善意，大刀闊斧增補布爾戈斯法律不足之處，並重新制定瓦亞多利法律 (Leyes de Valladolid)，進一步改善印地安人婦女及兒童的待遇；¹⁷對其重視之程度，可見一斑。

雖說布爾戈斯與瓦亞多利兩部法律立意良善，但當時印地安人在新大陸遭遇的真正問題，並非制度存在與否，而係執行面的窳敗不堪。¹⁸不過就當時的社會氛圍而言，西班牙征服者大多普遍認為，監護征賦模式下的莊園經濟制度，符合自身利益，並能提供帝國海外殖民主要動力；然而另一方面，有關對待印地安人的政策法令，又被部分神學家視為「良知的領域」(英 the forum of conscience)，堅持應由神學家 (英 theologian) 檢視，¹⁹以致其中為數不少的理念相近者，不得不正視侵害印地安人之

13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18-19.

14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3.

15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6.

16 Checo, "El sistema de encomiendas," 82.

17 Sarango, "Las Leyes de Burgos y Valladolid," 104.

18 Mena García, "La autonomía legislativa en Indias: las leyes de Burgos y su aplicación en Castilla del Oro por Pedrarias Dávila," *Revista de Indias* 49, no. 186 (1989): 290.

19 Nicolaus Pfeiffer, "The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According to Francis de Victoria, OP.,"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12, no. 2 (July 1926): 195.

人身自由的殘酷事實，進而相繼坐言起行，激烈爭辯該制度的合法性，其中最為有名地正面交鋒，當屬 1550 至 1551 年間，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與黃·西內斯·德·塞普爾維達（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在瓦亞多利（Valladolid）聖格雷高理學院（Colegio de San Gregorio）舉行的多場辯論會——俗稱「瓦亞多利辯論」（Junta de Valladolid）；細究其對後世的影響，可謂至深且遠。

本文將從瓦亞多利辯論雙方，針對印地安人是否為理性人（如是，其法律地位為何）及西班牙統治彼等的正當性等問題起始，依時序先後，勾勒出西班牙黃金時代哲學家們，對於新大陸上原住民法律與政策的思辨。再者，基於前揭行之有年的典章制度，彼等又該建議西班牙帝國依據何許理論，汲汲營營於治理印地安人？

二、兩雄爭鋒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與黃·西內斯·德·塞普爾維達

卡薩斯生於 1484 年的賽維亞（Sevilla），卒於 1566 年的馬德里（Madrid）；²⁰父親佩德羅（Pedro）經商，曾參加哥倫布領銜的第二次探索新大陸航行。²¹1502 年，父子聯袂前往安地亞斯（Antillas）群島，此後卡薩斯即離鄉遠行，除了 1506 至 1508 年短暫返回西班牙外，直到 1514 年皆客居在新大陸上。²²

卡薩斯與父親同為西班牙征服者，在監護征賦制的法律框架下，順理成章地役使當地印地安人；及至卡薩斯聽聞前述蒙特西諾斯等人對西班牙征服者之大肆譴責後，良心覺醒，開始接觸道明會，而後於 1510 至 1512 年被波多黎各主教唐·阿隆索·邨索（Don Alonso Manso,

20 Francisco Quijano Velasco, *Las repúblicas de la Monarquía Pensamiento constitucionalista y republicano en Nueva España, 1550-1610*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2018), 159.

21 Francesca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 The Dispute of Valladolid Versu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Eurostudium* 3w 39 (June 2016): 75.

22 Velasco, *Las repúblicas*, 160.

1460-1539) 任命為修道士 (sacerdote),²³嗣於 1514 年斷然遣散自己監護下的印地安人, 決心挺身而出, 為當地原住民而戰。²⁴

卡薩斯十分具有政治頭腦, 雖決定與西班牙征服者唱反調, 但並未久滯新大陸組織抗爭活動, 反而選擇於 1515 年跟隨蒙特西諾斯回到西班牙本土, 旋即積極接觸堪能左右關乎印地安人政策的關鍵人物——例如國王斐迪南二世、總主教兼宗教裁判所所長佛朗西斯哥·希門尼斯·德·西斯內羅斯 (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 1436-1517)、教皇哈德良六世 (Adriano VI, 1522-1523 在位), 以及其他參與印地安人事務, 具有相關議題話語權的有力人士,²⁵包括前述布爾戈斯法律起草人魯比歐斯、神學家馬蒂亞斯·德·帕斯 (Matías de Paz, 約 1468-1519) 等人, 皆屬一時俊彥。除此之外, 諸如意見領袖匯聚的印地亞斯委員會 (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Indias, 負責管理新大陸事務),²⁶亦是渠鎖定遊說的菁英團體。

當卡薩斯在西班牙奔走努力得到相當支持後, 復於 1516 年重返拉丁美洲, 準備執行早先設計的烏托邦殖民地——即西班牙征服者居住城市中央, 提供良好工作條件予周遭印地安部落的一種合作模式,²⁷不過卻因當地一些西班牙人反對, 致使計畫無以為繼。²⁸而受此挫折的卡薩斯並未懷憂喪志, 待 1517 年回到西班牙後, 仍不間斷地尋找與西班牙新任國王卡洛斯一世 (Carlos I, 1516-1556 在位; 同時兼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 [Karl V, 1520-1558 在位]) 的溝通機會, 並在修改計畫完善內容, 繼而獲得卡斯提亞王家最高委員會 (Consejo Supremo de la Corona de Castilla) 同意後, 再於 1520 年前往委內瑞拉庫瑪納省 (Venezuela, en la provincia de Cumaná), 嘗試踐履渠認為既可保護印地安人, 又能達到資

23 Teófilo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En el V cent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974),” *Revista de estudios políticos*, no. 198 (November/December 1974): 123.

24 Velasco, *Las repúblicas*, 161.

25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124.

26 同前註。

27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127.

28 Emilio García,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y los Derechos Humanos,” in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su orig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y Antón de Montesinos*, ed. Manuel Maceiras Fafián and Luis Méndez Francisco (Salamanca: Editorial San Esteban, 2011), 85.

源開發目的之和平方案。²⁹直到 1521 年 2 月，渠於探索波多黎各（Puerto Rico）期間遭遇一批起義的印地安人（食人族）攻擊，最終逼不得已，計畫被迫中止。³⁰

迭遭打擊的卡薩斯，心有不甘之下，無奈於 1522 年黯然回到西班牙，並做出從此鑽研經院哲學，改走學術路線的重大決定。而後渠即力行不輟，其間憑藉過往經驗教訓，重整思維振筆疾書，先後完稿《印地亞斯通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Indias*）、《印地亞斯宣教史》（*Apologética historia de las Indias*）及《獨特對話方式》（*De único vocationis modo*）等重要著作，傳播以下幾點主張：（一）傳教士無意獲得新大陸的統治權；（二）傳教士不追求世俗利益；（三）傳教士應具備謙虛、溫柔、善良及仁慈等美德；（四）傳教士應懷有如同「非猶太人使徒」聖保羅的無疆大愛；（五）傳教士應過著符合基督典範的簡樸生活。³¹

蟄伏許久後，卡薩斯於 1536 年走訪庫馬納（Cumaná，現為委內瑞拉城市）與瓜地馬拉（Guatemala），執行名為「維拉帕茲」（Verapaz）的傳道計畫，其主旨係以和平而非殖民的方式，宣揚教義。³²雖然前揭活動頻頻受到征服者干擾，但熟知法律的卡薩斯，則以教士豁免權等手段，不斷與當地政府周旋，力圖緩頰，惟渠預設的成果也因此大打折扣。嗣於 1540 年回歸西班牙，從此懷鉛提槧，專心致志著書立說，藉以鼓吹保護印地安人，終於寫成不朽名著《簡述印地亞斯的毀滅》（*Brevi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另譯《印地亞斯滅亡簡史》），主要內容述說大量西班牙征服者，暴虐對待印地安人的催淚故事，³³試圖以此吸引讀者目光，激發受眾共鳴與回應。事後渠將此書獻給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而後者深受影響，嗣於 1542 年頒布泰半條文參照卡薩斯

29 Guerrero and Gervás, “La Controversia de Valladolid (1550-1551),” 143.

30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133-134.

31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134-136.

32 Velasco, *Las repúblicas*, 162-163.

33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142.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鑒於書內故事欠缺事件日期，故而多有學者研判其大多只是耳聞，無法證明皆係卡薩斯親眼所見。

主張的保障印地安人新法 (Leyes Nuevas)；³⁴而宣布廢除監護制，禁止奴役印地安人，更是其中犖犖大端。³⁵可惜的是，此部法典遭到征服者激進反抗，不得不於 1545 年宣告廢止，³⁶徒留後人遺憾。期間卡薩斯於 1544 年又以教會代表身分前往墨西哥，賡續為保護印地安人而四處演說；直到 1547 年始再返回西班牙，此後餘生未再踏足美洲大陸。³⁷

而站在卡薩斯對立面者，則是塞普爾維達。後者生於 1490 年的哥多華 (Córdoba)，卒於 1573 年的波佐蘭科 (Pozoblanco)，1510 年進入阿爾卡拉大學 (Universidad de Alcalá)，學習語言學、歷史學、神學，以及柏拉圖 (Platón, 427-347 BCE) 與亞里斯多德 (Aristóteles, 348-322 BCE) 理論，³⁸俟於 1513 年畢業後，進入聖安東尼奧·德·波塔切利·錫吉恩扎大學 (Colegio-Universidad San Antonio de Portaceli de Sigüenza) 繼續研習神學，嗣因成績優異，復於 1515 至 1522 年赴笈義大利「大學之母」(拉 Alma mater studiorum, 公認為西方世界最古老大學)³⁹博洛尼亞大學西班牙學院 (Colegio Español de San Clemente de Bolonia)，⁴⁰師從義大利知名哲學家彼得羅·蓬波納齊 (Pietro Pomponazzi, 1462-1525)，精研神學、哲學與法學；⁴¹由於長期孜孜矻矻潛心典籍研究，學術表現相當亮眼。

學業卓然有成的塞普爾維達，做為教皇克萊門汀七世 (Clemente VII, 1523-1534 在位) 文膽，被指派翻譯亞里斯多德論著，以及修訂聖務日課

34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76.

35 石雅如，〈西屬美洲原住民主權的發展〉，《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4 (臺北，2012)，頁 29。

36 石雅如，〈西屬美洲原住民主權的發展〉，頁 30；高文琦，〈論薩拉曼迦學派 (Salamanca Schule)——以 Francisco de Vitoria 之法思想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7 (嘉義，2017)，頁 125-126。

37 Velasco, *Las repúblicas*, 164.

38 Juan Belda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Pozoblanco, Córdoba* (Madrid: Fundación Ignacio Larramendi, 2016), 7-8, 24.

39 博洛尼亞大學的入學標準非常嚴苛，除了血統純正，具備勤儉、成績優異、未婚、貧困等條件外，還須經人推薦，始克有望錄取。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1.

40 該校西班牙學院由吉爾·阿爾瓦雷斯·卡里略·德阿爾伯諾斯 (Gil Álvarez Carrillo de Albornoz, 約 1302/1303-1367) 於 1364 年創立，負責訓練西班牙神職人員。

41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1.

書 (*Breviario Romano*)；⁴²此外，渠為了協助教皇反宗教改革，包括多次發文訾議路德教派 (*Luteranismo*)、英國國王亨利八世 (*Enrique VIII de Inglaterra*, 1491-1547, 1509-1547 在位) 與亞拉岡的凱瑟琳 (*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 離婚事件，甚至宗教改革立場較為中立的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 (*Erasmus de Róterdam*, 1466-1536)，隨後亦遭此君文攻波及。⁴³不惟如斯，感於其時不少客居羅馬的西班牙留學生，多採綏靖主義，主張不應抵抗代表伊斯蘭的鄂圖曼土耳其人，⁴⁴渠心有不忿之下，遂於 1535 年撰寫完成《首論政治人》(*Democrates primus*)，⁴⁵認為西班牙帶領基督徒反擊鄂圖曼帝國乃興正義之師，並旗幟鮮明地為支持該舉措的卡洛斯一世吶喊助陣；未久，類此促戰宣言即如展翅般，在西班牙廣為流傳。此後一路官運亨通，復於 1536 年應邀主編王家編年史，⁴⁶迨於 1542 年更上層樓，榮膺王子菲利浦二世 (*Felipe II*, 1527-1598, 1556-1598 在位) 帝師，⁴⁷赫赫之功，堪稱一時無兩。

總括而言，塞普爾維達立場極端保守，惟卻長袖善舞，更與方濟各會 (*Orden Franciscana*) 主教弗朗西斯科·德基尼翁斯 (*Francisco de Quiñones*, 1475-1580) 及西班牙王家勳貴名流，維持休戚與共的盟友關係，⁴⁸故能奠定穩固的官方人脈基石；加以久居高位，身顯名揚，而長期凝聚的政教能量，雖足以睥睨群倫，但在學術界方面，則顯然未能如

42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3.

43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4.

44 Santiago Martínez Castilla,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y la guerra justa en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Pensamiento y cultura* 9, no. 1 (2006): 116.

45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出版「*Democrates primus*」之後，嗣於 1541 年在 Seville 又出版了一本名為「*Diálogo llamado Demócrates*」的書籍，觀其內容採用古希臘常見的對話錄形式，即以三個人之間的對話，釋出作者關於政治、社會、宗教和戰爭的理念，而參與對話其中一人，則托名為希臘智者 *Demócrates*，可見 Sepúlveda 偏好使用 *Demócrates* 為著作標題，職是合理推測這位托名的 *Demócrates*，應是 Sepúlveda 心目中對於做為良好政治人，本身該有的思維典範。緣此，本文翻譯此作品為《首論政治人》(*Democrates primus*)，後文《再論政治人》(*Democrates alter*) 亦同，俾使相關譯名益加信達而周延。

46 Baltasar Cuart Moner,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cronista del Emperador," in *Carlos V y la quiebra del humanismo político en Europa (1530-1558)*, vol. 3, ed. Jesús Bravo Lozano and Félix Labrador Arroyo (Madrid: Sociedad Estatal para la Conmemoración de los Centenarios de Felipe II y Carlos V, 2001), 343.

47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8-19.

48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4-17.

此得意。

塞普爾維達於蒐集史料過程中，對當時引起朝野爭論的印地安人議題產生興趣，乃於 1544 年撰成《再論政治人》（*Democrates alter* 或 *Democrates secundus*）手稿，主要係將之前所著的《首論政治人》論點，延展至印地安人，並主張西班牙對新大陸發動戰爭，乃為伸張正義而揮師。事後渠按當時學術慣例，將完稿之作交由西班牙王家議會審查，不料竟被拒絕出版；嗣經本人抗議，該議會遂將全文轉請薩拉曼卡大學（University of Salamanca）與阿爾卡拉大學（Universidad de Alcalá）複審，及至 1547 年 11 月發布查核結果，略以該著作引用亞里斯多德理論證明印地安人為天生奴隸（*esclavitud natural*），不合福音意旨為由，依舊維持拒絕出版原議。⁴⁹出於無奈，塞普爾維達不得不決定改在羅馬發表著作，並於 1550 年付梓成書。⁵⁰

三、瓦亞多利辯論

事後，塞普爾維達不滿著作被拒出版，為了捍衛自己的論述，便敦請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出面舉辦有關印地安人地位的辯論會，⁵¹未久卡薩斯受邀登場，旋與塞普爾維達展開瓦亞多利辯論。由於官方未正式記載論戰內容，故而目前所見資料，多半來自卡薩斯摯友——多明哥·德·索托（Domingo de Soto, 1495-1560）的私人紀錄。⁵²除對立色彩分明的主角卡薩斯及塞普爾維達兩人外，另有 12 人參與辯論，按其立場分屬兩派：即支持卡薩斯者，包括 4 名神學家（其中 3 人係受道明會指派）暨印地亞斯委員會成員；至於擁護支持塞普爾維達者，則多來自卡斯提亞議會。⁵³

在辯論會上，身居攻擊方的塞普爾維達砲聲隆隆，火力全開，蓋以神學上的「義戰」做為主要立論，意指西班牙對印地安人發動戰爭並征

49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20;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78.

50 Plan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21.

51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78.

52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80.

53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79.

服之，乃神所准許的行為；⁵⁴為了圓說，渠又提出以下四項論點，並加以闡述。

塞普爾維達的第一項論點，源於亞里斯多德以古希臘區分自由人與奴隸的傳統，⁵⁵並進一步挑明，舉凡理性無法支配情緒者，即是天生奴隸，應當被市民（即理性支配情緒者）統治。⁵⁶繼而再於此基礎上，認定印地安人缺乏理性，故為亞里斯多德所指的天生奴隸，文明西班牙對其發動戰爭是正義的，甚至使用暴力對待之，亦屬正當合理，不僅可以當成手段達成傳福音的效果，亦是為了阻絕印地安人一些惡劣習俗（例如活人獻祭），而須戮力以赴者。⁵⁷

而與塞普爾維達拮抗為敵的卡薩斯，針對前揭爭點的論辯策略，則以不挑戰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基礎為原則，僅僅駁斥前者對於該理論其中相繼出現的應用謬誤。為此，卡薩斯先是提出四種評斷野蠻人的標準，包括：（一）具反人類理性行為；（二）沒有語言文字足以表達族群自我；（三）無法理解正義或人類社會的意涵；（四）異教徒。其次，渠以當年行腳新大陸的實際生活經驗，詳盡描述印地安人豐富的文化、語言、制度等內蘊事實，憑以佐證印地安人絕非野蠻人，因而認為亞里斯多德的理論，無法適用於斯。⁵⁸最後，針對第四點關於異教徒的爭論，渠亦明指吾人無由按照希臘人（指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對待之，而是應該遵從福音之中耶穌基督的救贖啟示，以和平方式教化彼等，而非一味訴諸武力，或將其當做傳福音的手段。此外，渠亦引經據典，特別指出亞歷山大六世授權給西班牙，絕非支持後者在美洲倒行逆施，建立不仁不義的暴政，⁵⁹據以劍指對造，批判塞普爾維達的主戰論調。

塞普爾維達的第二項論點，來自聖經內容，其中提到許多以武力為後盾的傳教故事，因而肯認為了達成傳教目的，兵戈相向有其必要。對

54 Castilla,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15.

55 Lucas Fernández Arancibia, "El límite entre libertad y esclavitud: conceptos e ideologías de los amos en la antigua Grecia," *Historias del orbis terrarum*, no. 10 (2013): 15.

56 Bonar Ludwig Hernandez, "The Las Casas-Sepúlveda Controversy: 1550-1551," *Ex Post Facto* 10 (Spring 2001): 99.

57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80.

58 Hernandez, "The Las Casas-Sepúlveda Controversy," 99.

59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80.

此看法，站在對立面的卡薩斯自是不予認同，並辯稱對聖經的解釋，難認人人皆同，但要心存基本邏輯，如果強行動武殺戮異教徒，則死人根本無法成為基督徒，如此結果當然不合基督教誨，是以渠堅持傳教必須經由和平過程為之，方屬正確。⁶⁰

塞普爾維達的第三項論點，乃印地安人犯下許多違反自然法的悖逆惡行，例如偶像崇拜、亂倫、食人等，因此，西班牙施以處罰，除了慮及宗教教義之外，還有世俗的理由。對此見解，卡薩斯置辯略以：處罰印地安人不法行為的前提，在於對彼等的管轄權，然而無論西班牙國王或教皇，並未掌有對異教徒的世俗權力。再者，印地安人之所以不曾聆聽福音，僅因沒有機會，屬於無知的異教徒，而非有意的神敵；何況基督徒雖可對異端發動聖戰，但異教徒並不等於異端，⁶¹率爾興兵征伐，難謂師出有名。

塞普爾維達的第四項論點，著眼於印地安人涉有傷害無辜人民的情況；例如活人獻祭儀式，而自許正義的西班牙，應有救助苦難的義務，且須付諸實際行動。卡薩斯答辯略以：任何群體都有義務阻止他人遭受不正當地對待，但同時亦具避免發動戰爭的義務；而且印地安人屬於尚在不斷演進的種族，理當給予教化機會，如果仍有和平之計可施，就不該選擇動用武力。⁶²

最終，卡薩斯除針對塞普爾維達的論點反擊外，亦引用 1546 年過世，未能參與瓦亞多利辯論，生前曾在薩拉曼卡大學任教的學者法蘭西斯科·德·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ctoria）義戰理論，⁶³認為印地安人具有理性，為新大陸的真正所有者，西班牙帝國無權發動義戰。

60 Hernandez, "The Las Casas-Sepúlveda Controversy," 101.

61 Hernandez, "The Las Casas-Sepúlveda Controversy," 100.

62 Hernandez, "The Las Casas-Sepúlveda Controversy," 100-101.

63 Lewis Hanke, "La controversia entre Las Casas y Sepúlveda en Valladolid, 1550-1551," *Revista Universidad Pontificia Bolivariana* 8, no. 24 (1942): 93; Thais Novaes Cavalcanti and Ana Thereza Meireles Araújo, "Derecho al desarrollo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Estado plurinacional: contribución de Guamán Poma de Ayala y Francisco de Vitoria," *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20 (2020): 425.

四、法蘭西斯科·德·維多利亞別樹一幟的見解

關於維多利亞早年的史料不多，目前僅知似是 15 世紀 80 年代出生於布爾戈斯，⁶⁴1506 年加入道明會，1516 至 1522 年負笈法國索邦神學院 (La Sorbona)，俟 1523 年回到西班牙後，先在聖格雷高里·德·瓦亞多利大學 (colegio San Gregorio de Valladolid) 教授神學，1526 年轉至薩拉曼卡大學任教，⁶⁵爾後再以力排眾議的主張及不凡見地而聲名鵲起，終致奠定不墜的學術地位，後世多認渠應係該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薩拉曼卡學派」(Escuela de Salamanca) 學者第一人。⁶⁶

維多利亞似乎不曾想過留名千古，故而從未自行出版手稿，而是由後人統整生平論述，代為輯冊付梓。⁶⁷渠於 1537 至 1539 年間發表關於印地安人政策的系列論述 (由於當時並未正式出版，相關撰著常被後人通稱為「De Indis」)，⁶⁸針對教皇與國王的權力劃分與歸屬，以及前揭義戰理論，剖析十分詳盡，並對西班牙高層擬定的印地亞斯政策，間接起

64 關於維多利亞的出生年代，雖不同資料來源引述不一，惟大多認為不出 1483 至 1486 年之間。

65 Nicolas Salom Franco, "Vitoria y Grocio frente al Mar," *Estudios Socio-Juridicos* 3, no. 1 (2001): 103.

66 提及薩拉曼卡學派，有些文獻謂之「經院哲學再現」(英 second or late scholasticism, 或以「spanish scholasticism」指代之)，主要是一批憑藉邏輯推演、權威定義及歷史實證等方式，資以理解知識的一群人，實際上並非主張相同或立場一致的學術派別。按該學派之中某些人物，如同 Harro Höpfl 所言，其實未能良好地運用三段論，加以過於重視經典的權威定義 (訴諸權威)，復再經常將簡單的生活經驗變成前提，最終不可避免地導致結論錯誤，而為識者詬病。Velasco, *Las repúblicas*, 69-74; Harro Höpfl, *Jesuit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State, c. 1540-16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1-185; Christoph Haar and Danaë Simmermach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Human Being Regarded as a Legal Entity i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Dominium and Ius in the Thought of Vitoria and Molina,"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Ethics* 22 (January 2014): 446-447; Thomas Duve,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A Case of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A Case of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ed. Thomas Duve, José Luis Egió, and Christiane Birr (Leiden: Brill Nijhoff, 2021), 6.

67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28.

68 José Luis Abellán, "El pensamiento renacentista en España y America," in *Filosofía iberoamericana en la época del encuentro*, ed. Laureano Robles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92), 175.

了一定程度的風行草偃之力。此外，身為當時最知名大學的教授，渠所創論者不惟聲揚於外，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甚至跨度至 17 世紀。⁶⁹

當時西班牙對新大陸的統治合法性，悉來自於教皇乃普世君主，擁有屬靈（*espiritual*）及世俗（*terrenal*）權力，⁷⁰並將後者的權柄授予西班牙國王。有關該論述，可參見布爾戈斯會議參與者之一——法學家魯比歐斯的見解，渠係參據塞古肖·德·亨利（*Enrique de Segusio*, 約 1200-1271, 又名 *Hostiensis*）的理論，⁷¹指出鑒於耶穌基督將權柄轉移給使徒彼得（天主教公認的第一任教皇）及其繼任者的前提，因而在祂再度降臨之前，所有的權力和管轄權都屬於教皇；⁷²循此端緒，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jandro VI*, 1492-1503 在位）乃於 1493 年 5 月 4 日將新大陸授予西班牙國王，因而後者毫無懸念地，得到了對新大陸的統治權及所有權。⁷³申言之，如果西班牙征服者事先善意要求印地安人接受宗教洗禮卻被拒絕，則可藉該事由發動戰爭，此即魯比歐斯提出的戰爭「條件」（*Requerimiento*）。不過渠亦明示，一旦擊敗並征服印地安人後，就不得剝奪當地人財產或使其為奴，⁷⁴俾收階段性教規分行及剿撫兼施之效。布爾戈斯與瓦亞多利兩部法律畢竟誕生於此種見解所支配的框架下，縱使兩者皆強調保障印地安人的人性尊嚴，⁷⁵但根本上仍是藉助宗教理由，統治新大陸。

相比之下，維多利亞對西班牙統治新大陸的正當性，率先提出嶄新學術理論。渠從統治權（*拉 dominium*）的源起開始分析，⁷⁶繼而審視西

69 Carmen Sánchez Maíllo, *El pensamiento jurídico-político de Juan de Solórzano Pereira* (Navarra: Editora EUNSA, 2010), 81.

70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8.

71 Kenneth J Pennington, "Bartolome de las Casas and the Tradition of Medieval Law," *Church History* 39, no. 2 (June 1970): 152.

72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120.

73 Sarango, "Las Leyes de Burgos y Valladolid," 100. 此外，早於 1344 年 11 月 15 日，其時仍在位的教皇克萊門斯六世（*Clemens VI*, 1342-1352 在位），即曾頒布〈你真誠的奉獻〉（*拉 Tue devotionis sinceritas*），同意卡斯提亞王國的路易斯·德·拉·薩德（*Luis de la Cerda*）擁有加納利群島統治權，但代價是必須對當地進行宣教。高文琦，〈論薩拉曼迦學派〉，頁 131。

74 Urdanoz,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121.

75 Sarango, "Las Leyes de Burgos y Valladolid," 101.

76 現代的私有財產、契約、私法自治等原則，按與國家行為乃分離而論，意即國家僅限於維持私法基本秩序。惟當時「*dominium*」的概念，在不同脈絡下，可能指

班牙統治印地安人的正當性。然就學術視野觀之，維多利亞所嘗試者，無疑是一個全新的切入角度，乃因在此之前，歐洲學界對於「dominium」的分析，多採中世紀神學大家托馬斯·阿奎納（Tomás de Aquino, 1225-1274）理論，且已因循守舊數百年之久。

阿奎納認為上帝是因果關係的第一因，統治世界上的一切；而上帝將自己的「dominium」授予人類（緣自「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世紀 1：26〕），此即人類統治萬物正當性的來源。阿奎納雖不否認初始狀態下，異教徒（infidels）亦有「dominium」，此因劃分基督徒與異教徒界線的乃神法，而「dominium」是人法，況且神法係指導原則，並不能直接摧毀人法，⁷⁷但是異教徒的「dominium」，得以通過擁有上帝權威的教會判決，公正地被取消，教會如有需要，亦可剝奪異教徒的「dominium」；⁷⁸而自認為阿奎納傳人的賽普爾維達，便依此見解主張阿奎納同意西班牙人剝奪印地安人的

統治權（*dominium praelationis or iurisdictionis*）、公法上管轄權（*dominium iurisdictionis*），抑或私法上物權（*dominium proprietatis*）等；故而為免中譯爭執，後文皆以「dominium」稱之。Martti Koskenniemi, “Colonization of the ‘Indies’: The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La idea de la América en el pensamiento ius internacionalista del siglo XXI: Estudios a propósito de la conmemoración de los bicentenarios de las independencias de las repúblicas latinoamericanas*, ed. Y. Gamarra Chopo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2010), 44; Toy-Fung Tung, “Vitoria’s Ideas of Supernatural and Natural Sovereignty: Adam and Eve’s Marriage, the Uncivil Amerindians, and the Global Christian N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75, no. 1 (January 2014): 47-48; Peter Fitzpatrick, “Terminal Legality: Imperialism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Law,” in *Law, History, Colonialism: The Reach of Empire*, ed. Diane Kirkby and Catharine Colebor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9; José Luis Egío García, “Matías de Paz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omism in the Asuntos de Indias: A Conceptual Revolution,” *Rechtsgeschichte - Legal History* 26 (September 2018): 252.

77 阿奎納結合神學與亞里斯多德理論，將自然法從神聖法中分離，並認為包括以下四種法：永恆的、自然的、人類的以及神定實證的（英 the eternal, the natural,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其中永恆法是上帝的智慧；自然法是人類對永恆法的不完美認知，亦是人類通過實踐，理性且又自然而然地認識的；人類法是由人類基於理性制定的法律，適用於特定的地理、歷史和社會環境；至於神定實證法，則是通過啟示而來到人類世間。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 the Fathers of the Dominican Providence, pt. II-i, Q. 91, art. 1-5, New Advent,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4, <https://www.newadvent.org/summa/2091.htm>.

78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ii, Q. 10, art. 10.

「dominium」。⁷⁹值得一提的，卡薩斯認為阿奎納所針對者，並非討論義戰或征服，繼而渠更指出後者主要申論的，即是針對生活在基督國度內的異教徒群體，並稱如果遭遇諸如發現新大陸此類情況，阿奎納應該不會繼續抱持相同論點。⁸⁰

維多利亞固然繼承了阿奎納有關「dominium」的概念，卻多有另闢蹊徑之處，特別是在判斷異教徒喪失「dominium」的標準上：維多利亞認為人類伊始本是一種自然狀態（拉 status naturae），在此狀態下，沒有私人所有權，亦無世俗統治權，所有的事物都是共同的，而人類的每個個體，皆是處於自由平等的狀態，只要不侵害他人，就可以享有；簡言之，所有的人類，做為一個整體，即得共同統治萬物（拉 dominium omnium）。直到挪亞（Noé）時代，人類開始人為切割（divisio）前揭共有權，繼則轉變而成私人所有權，後來又融為羅馬萬民法的一部分（即人為的次要萬民法〔拉 ius gentium secundarium, 英 secondary law of nations〕）。⁸¹維多利亞沿用了巴托魯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 1313-1357）的分類，將法分為主要萬民法（拉 ius gentium primaevum, 英 primary law of nations, 亦指自然法）與次要萬民法，強調只要存有理性，人都可以認識萬民法，⁸²但次要萬民法仍不得任意違反自然法。⁸³

維多利亞認為，印地安人也能依據次要萬民法（人法），對新大陸擁有「dominium」，⁸⁴但當與西班牙的次要萬民法產生衝突時，不宜逕行認定後者優位於前者，而需回歸到自然法討論；維多利亞並據此批判西班牙當時盛行的七種取得新大陸「dominium」理論，都不具自然法的正當

79 Thomas Francis Xavier Varacalli, "The Thomism of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d the Indians of the New World" (PhD dis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16), 28.

80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trans. Stafford Pool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2), 119.

81 Anthony Pagden, *The Burdens of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4.

82 Pagden, *The Burdens of Empire*, 54.

83 María Cecilia Aña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de Francisco de Vitoria como fundamentación del dominio en el Nuevo Mundo," *Persona y derecho*, no. 68 (2013): 113-114.

84 Francisco de 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Anthony Pagden and Jeremy Law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54.

性 (ilegítimo),⁸⁵包括:(一)主張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按其係由西班牙國王兼任)為全世界的統治者,故西班牙自動具有新大陸統治權。不過維多利亞並不贊同此種論調,渠認為在原始自然的狀態下,沒有人(包括印地安人在內)出生就該生活在一種普世性的權威(即神聖羅馬帝國)下,因而不宜套用。⁸⁶(二)主張教皇已將新大陸交給西班牙,故後者具有新大陸統治權;而教皇的權力來源,按中世紀通說(幾乎是唯一說),教皇擁有對宗教及世俗事務的支配權,即除教會內部事務外,甚至還能影響官方政務。然而維多利亞卻主張區分世俗與宗教權力的支配者,渠認為國王對於宗教事務不具有權限,相對地,教皇亦不能干預世俗事務;⁸⁷易言之,即現代政教分離的概念先驅。基於該原則,維多利亞認為任何人(即使是異教徒)皆有財產權,⁸⁸此因財產權乃人的固有權利,不取決於宗教力量的介入,⁸⁹從而教皇無權將印地安人的財產,捐獻給西班牙支配,是以後者不具有合法擁有新大陸的權力基礎。(三)主張發現新大陸本身,即已取得統治權的正當性。但是維多利亞認為,此種論述僅適用於無主物(拉 *res nullius*),而印地安人是人類,顯已具備理性,只因沒有基督信仰,未被教化;⁹⁰況且印地安人亦有自己的律法,因此新大陸本身不可能是無主物。⁹¹(四)主張印地安人既已聆聽福音卻選擇不信教,則基督徒可以發動義戰,藉以取得統治權。維多利亞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傳教權是舊世界本於宗教實證而出者,只適用於歐洲基督教世界,並非普世性。⁹²(五)主張印地安人具有原罪,西班牙可以發動義戰,並於勝戰之後取得統治權;一般來說,此種原罪又分兩種,其一違反宗教上的十戒,另一則為違反自然法的罪(例如食人、亂倫、活人獻祭等)。惟維多利亞並不附和此種說法,主張前揭兩種原罪,都不能使戰爭正義;針對前者,渠認為世俗的正當性不能從宗教產生,至於後

85 Francisco de Vitoria, *Relecciones sobre los indios y el derecho de guerra* (Madrid: Eapasa-Calpe, S. A., 1975), 53-85.

86 Añ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118.

87 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 261.

88 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 244.

89 高文琦,〈論薩拉曼迦學派〉,頁140。

90 Añ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117.

91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25.

92 高文琦,〈論薩拉曼迦學派〉,頁162。

者，渠對此種原罪是否真正放諸四海而皆準，有所懷疑。(六)主張印地安人係秉於自由意志，選擇將新大陸交給西班牙人統治。對此看法，維多利亞亦不苟同，渠認為印地安人確實偶有交出自己土地予西班牙人的情況，此乃肇因於前者的恐懼或無知(被欺騙)，而非出於真正的自由意志。(七)主張新大陸是上帝恩賜的禮物，西班牙人受之無愧；類此論點，不屑一顧的維多利亞甚至不願浪費時間多做解釋，便逕行反駁。⁹³考量當時人民幾乎都是有神論者，信仰上終究相信一神存在，而維多利亞在這種框架限制下，於論述上尚能做出如此超時代突破，實屬思想的巨人。

倘若前揭七種取得新大陸「*dominium*」的理論，果真皆不可取，西班牙如何才能冠冕堂皇地獲得新大陸的「*dominium*」？維多利亞認為，由於印地安人具有理性，備有法律，早已以自身的實證法統治新大陸，外來的西班牙政權如亦採用相同法則做為征服的依據，則不過是各說各話而已；唯有將討論回歸自然法，方有意義。⁹⁴嗣為強化說服力，渠進一步申論，略以在自然法中，人最重要的權利有二：首先是生存權，例如採集食物、狩獵、捕魚、生火等；⁹⁵考諸人類利用海洋，其實便是試圖生存的體現，因此海洋必須是自由的，印地安人不能阻止西班牙人航行前往當地或是使用港口，而此見地，日後又影響常與維多利亞並稱為現代國際法之父的荷蘭人——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cio, 1583-1645)發表的海洋自由論。此外，渠參詳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E)所稱，社會性是人類的天性(拉 *communitatis et societatis humanae*)，渠另提出「自然狀態的社會與交流」(拉 *naturalis societatis et communicationis*)原則，⁹⁶甚至指其為整個世界(拉 *totus orbis*)的基本原則，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至於從前揭原則延伸而出的美德，包括友愛(*amistad*)、團結(*solidaridad*)、互惠(*reciprocidad*)、好客(*hospitalidad*)、禮貌(*cortesía*)、人道(*humanidad*)、溝通(*comunicación*)與分享(*participación de los bienes que uno posee*)等等，皆已徧舉之。緣此，最終得出一個令式(*imperativo*)，即西班牙人為了反制破壞自然

93 Aña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119-120.

94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32.

95 Aña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114-115.

96 Aña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122.

狀態的社會與交流原則者，而出師進行義戰，應認符合自然法內蘊的意義。⁹⁷

在此前提下，維多利亞推導出西班牙人合法發動義戰的八種事由：⁹⁸第一種是四處旅行並進行通商貿易的權利（拉 *Ius peregrinandi et legendi*），以及接近公共財（*bienes comunes*）的權利。第二種為西班牙人傳教的義務（拉 *ius praedicandi et anunciandi*）；⁹⁹渠引用聖經內文，證明傳教是基督徒的義務，資以救贖印地安人，至於後者，則不能阻止傳教活動。第三種則係遭致異教徒強迫基督徒改信他教時，西班牙有權發動義戰。第四種，當新土地聚集一定數量的基督徒，彼等為了取得教皇認可而被異教徒阻止時，西班牙有權發動義戰。第五種，為了阻止當地專制政權傷害無辜生命（例如活人祭獻）時，西班牙有權發動義戰。第六種，異教徒自願歸化為西班牙臣民而被原本統治者阻止時，西班牙有權發動義戰。第七種，遇有西班牙的同盟部落被攻擊時，西班牙有權發動義戰。第八種，新土地上的印地安人，缺乏基本的正義法律、政府體系或農業技術時，西班牙有權發動義戰。不過維多利亞特別指稱，依據前揭事由發動義戰而取得的土地所有權，必須遵照基督教的慈善精神妥加使用，並以照顧印地安人的利益為優先考量。

換言之，維多利亞認為使用武力是否正當，對印地安人發動的戰爭是否屬於義戰，端視個別情況而定。再者，按照自然法原則，印地安人不能拒絕西班牙人提出或進行的通商貿易活動，如遭阻卻，西班牙人應先好言開導；但在規勸之後，前者仍冥頑不靈，則後者便具有發動義戰的合法性。¹⁰⁰若是印地安人願意配合西班牙人傳教，只因聆聽福音後拒絕入教，則西班牙不得發動義戰，強迫對方接受信仰。¹⁰¹此外，為了防止印地安人違反自然法傷害無辜族人或是西班牙夥伴，正當防衛性質的義戰，亦屬合理範疇。綜上所述，吾人認為維多利亞想像的義戰，其實是

97 Aña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124.

98 Santillana,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30-31.

99 Añaños-Mez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122-128. 需要注意的是，在當時，權利與義務的區分並不明確，討論時常有混淆。

100 高文琦，〈論薩拉曼迦學派〉，頁 159。

101 鮑曉鷗，〈1626 年西班牙入侵台灣的「正當化」〉，《臺大文史哲學報》60（臺北，2004），頁 365。

被動而為，且須備具抵禦來敵的前提，並非率興兵燹，可見發動條件十分嚴苛。

五、卡薩斯、賽普爾維達與維多利亞的思想歧異

雖然維多利亞與塞普爾維達兩人皆持西班牙人優於印地安人的看法，對於亞里斯多德理論的理解亦相差不遠，¹⁰²但塞普爾維達堅守的極端家長制（*paternalismo*），實與維多利亞的觀點難以相容。¹⁰³揆其緣由，一者，維多利亞支持印地安人擁有對新大陸的「*dominium*」；塞普爾維達則嗤之以鼻。¹⁰⁴二者，對於塞普爾維達來說，維多利亞義戰理論中所提及的標準，大多冗長且無用，因為前者堅稱，僅僅確認印地安人屬異教徒之斯事體大，就足以構成義戰理由，遑論其他；而維多利亞要求戰爭必須合法，或者至少需在法學上得以自圓其說的情況下，方能啟動戰端，顯然此與塞普爾維達的任意征服論述有別，故而兩者對於發動義戰的比例原則與分寸拿捏程度，完全迥異其趣。

另比較卡薩斯與維多利亞的理論，二者可謂同中有異。縱然維多利亞引導的薩拉曼卡學派，前有拒絕賽普爾維達出書的強勢決定，復又肯認印地安人諸多人身保障，看似與卡薩斯站在同一陣線，然而兩者隱在表象下的真正想法，著實有別。套句旁觀者希爾維奧·薩瓦拉（*Silvio Zavala, 1909-2014*）的評論——即卡薩斯只是引用所有能幫助印地安人的理論以庇護印第安人，¹⁰⁵此查卡薩斯的重點主張，既非出於研究法學，亦未明示宗教應與世俗切割，僅僅在於人道關懷與非戰而已，便見分曉；¹⁰⁶至於維多利亞，究其旨在分離自然法與神法的主張，以及渠所探討的

102 Anthony Pagden,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1.

103 Luis Adrian Mora, "Francisco de Vitoria y Bartolome de Las Casas desde la perspectiva del pensamiento decolonial: Encubrimiento o reconocimiento del Otro?," *Revista Ixchel* 1 (2009): 40.

104 Luis Cortest, *The Disfigured Face: Traditional Natural Law and Its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47-49.

105 Pennington, "Bartolome de las Casas," 150.

106 Luis Adrián Mora Rodríguez,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política y liberación,"

「*dominium*」正當性，並非局限於專注保障印地安人權益一隅，¹⁰⁷亦可窺豹一斑。

事實上，卡薩斯服膺於非戰主義，即渠多從根本上否定義戰之說。例如：維多利亞主張，印地安人如違反自然法，則可發動義戰，但卡薩斯警告，擅行戰事，即使用於阻止食人或活人獻祭之類不可饒恕的邪惡，只會造成更大的損傷。¹⁰⁸再者，卡薩斯認為，審判違反自然法或神法的行為，係上帝的職責，如教會要代理，需要極度謹慎。¹⁰⁹最後，甄別卡薩斯與大學授課的維多利亞最大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前者乃是實際在新大陸躡點的修道士，揆其論據，更多著重於佐證傳教的正當性，尤其堅持宣道必須建立在完全和平的基礎上；因渠認為，一旦使用武力，即已偏離正當的福傳行為。¹¹⁰

其時卡薩斯也曾提出自己的理論，即主張西班牙帝國如欲發動戰爭，僅限於以下六種情況，方具正當性：第一種為基督國度被異教徒攻占，須以戰爭重新取回土地；¹¹¹第二種為異教徒在基督的國度宣傳異教；¹¹²第三種為異教徒惡意褻瀆基督與教會；¹¹³第四種為異教徒動用武力拒絕基督徒傳教；¹¹⁴第五種為異教徒無端攻擊基督徒；¹¹⁵第六種為異教徒對無辜者進行活人獻祭或食人行為。¹¹⁶但要強調的是，雖然卡薩斯認為教會有權分辨可否開戰，但對教會是否應執行該權，則語多保留。

相較於維多利亞的義戰理論，卡薩斯列出的發動戰爭正當事由，遠比前者限縮，條件亦更嚴苛；而且除了第六項為主動攻擊以外，其餘五項皆是被動反擊，職是之故，在此框架下的迎戰作為，似可稱得上是針對宗教原因的「正當防衛」。

值得吾人注意者，乃卡薩斯提出的第六項理由，係基於承認教會對

InterSedes: Revista de las Sedes Regionales 7, no. 12 (2006): 225.

107 Russ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76.

108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244-245.

109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57-159, 190.

110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217-218.

111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18.

112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19.

113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65-166.

114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71.

115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83-184.

116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86-188.

新大陸事務的管轄權，¹¹⁷而背後原因有二：其一，卡薩斯的思維走向，如同塞普爾維達一般，仍然掙脫不出神學的桎梏，依舊採用聖經或中世紀暨文藝復興時代對於法律的想像，且未挑戰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力，¹¹⁸復又強調教皇乃普世君主，擁有屬靈（*espiritual*）及世俗（*terrenal*）的權力，並認同教皇的宣言，¹¹⁹故在此基調上，兩人的論述可謂大同小異；然而殊堪玩味者，主要在於卡薩斯口中的教皇授予，亦只是「限制物權」（拉 *jus ad rem*，依據教會任命而取得的對物權），並非「*dominium*」。¹²⁰其二，相較維多利亞關注於印地安人是否為理性人，繼而在意彼等有無資格獲得「*dominium*」，卡薩斯則僅採用前者肯定印地安人具備理性的部分結論，至於較有爭執的「*dominium*」議題，渠雖亦有著墨，但未聚焦；合理的解釋，許是卡薩斯認為，就算能成功建立印地安人初始的「*dominium*」，但從維多利亞的義戰理論中，仍可能讓西班牙尋得無數機會，得以「正當地」奪取印地安人的「*dominium*」，而此消彼長下，恐難快速改善印地安人備受迫害的現況。循此脈絡觀之，在卡薩斯眼中，真正重要的應是如何保障印地安人的權益，而非「*dominium*」歸屬；更有甚者，渠認為既然西班牙征服者大多存在奴役印地安人的事實，且於治理實踐上難以改善，不如將希望寄託在教會身上，並強調教會的屬靈管轄權，俾有助於完備保護印地安人的相關機制。

卡薩斯雖於 1516 年間得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ribunal del Santo Oficio de la Inquisición*）大裁判長弗朗西斯科·希門尼斯·德·西斯內羅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授予的「所有印地安人的檢察官與管理者」（*Procurador y potector universal de todos los indios*）頭銜，¹²¹而被後人譽為「印地安保護者」（*protectoría de indios*），但卡薩斯於隨後數十年間，逐漸有感實權不足，故渠於 1545 年 10 月 19 日致函墨西哥「王家

117 Las Casas,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117.

118 Hernandez, "The Las Casas-Sepúlveda Controversy," 99.

119 Anthony Pagde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the Requerimiento, and the Papal Donation of Alexander VI," *Republics of Letters* 5 no. 3 (February 2018): 9.

120 Velasco, *Las repúblicas*, 205.

121 Francisco Cuenca Boy, "Utilización pragmática del derecho romano en dos memoriales indios del siglo XVII sobre el protector de indios,"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no. 20 (1998): 114.

高等法院」(Real Audiencia, 另譯「聽審院」或日譯漢字「聽訴院」, 功能類似現代「法院」, 但又兼具部分檢察職權),¹²²明確表態印地安人皆是「不幸的」(miserable; 拉 miserables) 的看法, 並認為基於中世紀教會法(英 Canon law), 教會有義務保護「不幸者」, 以此爭取對印地安人的宗教管轄權(jurisdicción eclesiástica)。¹²³然而, 如同宗教裁判所與世俗法院的牴牾, 類此神職人員對印地安人管轄權的主張, 又常與世俗管轄權產生衝突,¹²⁴嗣後該要求被前揭墨西哥王家高等法院主席阿隆索·德·馬爾多納多·迪茲·德萊德斯馬(Alonso de Maldonado Diez de Ledesma) 協同恰帕(Chiapa)、尼加拉瓜(Nicaragua) 與瓜地馬拉(Guatemala) 教區主教, 聯合拒絕之。¹²⁵值得注意的是, 卡薩斯此舉縱然未能成功, 但隨著時間推移, 繼而影響越來越多人認知渠所提出的印

122 自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之後, 採權力分立的國家(大多為總統制), 泰半將政府體制分為「行政」(執行)、「立法」(規範)、「司法」(審判)三大職能, 其中法院部門多以去「行政」存「司法」為組織的重要目標。此節如欲思辨探索, 或可另從中文「司法院」一詞本身的沿革, 進一步加以闡論。緣自中國古代的大理寺, 繼則清末民初的大理院, 終至國民政府的司法院, 如以組織內容而言, 彼此性質不盡相同。其中尤以大理寺與現代司法體系職能差異甚遠, 此處略過不提; 至於大理院組織, 則配置總檢察廳, 而民國 17 至 69 年以前的司法院, 基本上大致承襲大理院遺緒, 亦設有總檢察廳, 隸屬司法院之司法行政部, 因此, 倘若談及舊時所謂「法院」, 則不必然是指只有審判功能的現代法院。然自 69 年 7 月 1 日實施審檢分隸後, 雖說目前的《法院組織法》仍規定法院編制包括檢察署, 但實質係將檢察機關納入行政體系, 隸屬行政院之法務部, 而非司法院。反觀西班牙的法院與檢察制度, 在組織歸屬權力上則與我國不同。根據西班牙憲法第 124 條, 檢察機關的職權, 屬於司法權其中一種(但獨立行使職權), 核與西班牙帝國時期的「Real Audiencia」——功能上包括「執行」與「審判」, 以及聽審官(oidor, 或譯法官)得兼檢察官(fiscal)的情形, 相當類似。此觀當代西班牙司法組織體系亦有類似名稱的審判機關——「Audiencia Nacional」, 似可憑以甄別取捨。簡言之, 當代西班牙司法權涵蓋檢察職權, 迥異於我國權力分立架構。考量到國內歷史學界已將「Real Audiencia」譯為「高等法院」, 鑒於接軌既有翻譯的重要性, 且西班牙憲法架構下的司法權亦包括檢察機構, 故而援用此名翻譯應尚適宜。

123 Carlos Sempat Assadourian,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obispo: la naturaleza miserable de las naciones indianas y el derecho de la Iglesia. Un escrito de 1545," *Historia Mexicana* 40, no. 3 (1991): 442.

124 Boy, "Utilización pragmática del derecho romano," 114.

125 Ana María Vargas del Carpio, "Los indios como 'personas miserables' 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la jurisdicción eclesiástica como un remedio para las indias,"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 no. 42 (August 2020): 411-413.

地安人為「不幸者」的想法，並非無病呻吟，而是有的放矢的金玉之言。
126

按瓦亞多利辯論中，卡薩斯部分採用維多利亞觀點，加上本身論述能力出眾，故而直接上場與塞普爾維達正面對決，揆其爭辯過程，兩人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雖看似精采，但相互都無法說服對方；且兩造雄辯滔滔之後，由於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遲遲未宣布辯論結果（最終也未宣布），因此雙方外宣皆稱自己勝利；惟考諸日後塞普爾維達無法在西班牙出版書冊，而卡薩斯卻有大量著作公開發行，足認前者意圖借勢之效蔽而不彰，可以算是輸家。¹²⁷然而在實踐上，西班牙對新大陸的名義統治兼及實質占有，並未因該場辯論而中止或減緩，甚至廣為後世指謫的殖民主義思維與行動，依然方興未艾。

16世紀西班牙政府統治新大陸印地安人的合法性基礎，就在卡薩斯、塞普爾維達及維多利亞的三種理論交錯爭鋒中，未獲共識地拉下帷幕，留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新大陸有關印地安人的制度與法令，卻在征服者所企盼的經濟優先政策與傳教士所希望的傳教優先政策，兩兩拮抗角力之間，繼續緩緩匍匐前進著。

六、結語

本文試從法學角度重新考察歷史，呈現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傑出學者群如何殫精竭慮地探索西班牙帝國統治新大陸與當地原住民的正當性，並總結先哲論點，交叉比較彼等異同之處暨相互的影響層面，以供讀者參研。

首先登場的卡薩斯，特別著重於庇護印地安人，認為教皇並不具有太多世俗管轄權，而且西班牙應在不違背傳教對象的自由意志下，以和平為最大方針，想方設法地讓印地安人融入其間，成為信奉天主教的西

126 Caroline Cunill, "El indio miserable: nacimiento de la teoría legal en la América colonial del siglo XVI," *Cuadernos Intercambio sobre Centroamérica y el Caribe* 8, no. 9 (2011): 236.

127 Moner,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346.

班牙人；其次敘及的塞普爾維達，主要論點則是聲稱教皇有權將新大陸土地給予西班牙，後者並得以其具備的「屬靈」及世俗的管轄權，動用武力手段，迫使偶像崇拜的印地安人變成天主教徒；而學術表現出類拔萃的維多利亞，則與前兩人的觀點截然不同，渠主張教皇無權將新大陸土地交付西班牙，但為了維護人類的群性，印地安人不得抗拒西班牙人的通商貿易及傳教活動，如遭妨害禁阻，後者即可被動地發動義戰，然則此種義戰所造成的效果，是否等同於持續的統治權，容有疑問。

如果置身在整個大環境下，及至 1648 年，頹勢已成的西班牙，緣於三十年戰爭與八十年戰爭接續敗北，之後不但國力一落千丈，既使一向引以為豪且居執牛耳地位的薩拉曼卡學派，亦逐漸淡出歐洲學術主流圈，其中輝燿一時的維多利亞理論，多被另一位自然法暨現代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吸收，甚或取而代之；正所謂浮華落盡總隨風，此情此景恰是榮光不再的西班牙帝國，面臨日薄西山的無奈寫照。惟西班牙對於新大陸的統治，依然持續到 19 世紀初期一系列的拉丁美洲獨立戰爭為止，期間對於印地亞斯統治權的法政議題爭執，亦從 15 世紀末延伸至 18 世紀，並遍及廣袤無垠的殖民帝國土地上。

回首來時路，縱是江山代有新人出，然而包括前揭維多利亞在內，曾經名聞遐邇的歐陸學界泰斗，彼等各領風騷數十載而留下的劃時代里程碑，雖說任憑後人臧否貢獻評價成就，但我輩於朝聖巡禮徘徊憑弔之餘，或亦多有感觸。

徵引文獻

一、文獻史料

- Aquinas, Thom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lated by the Fathers of the Dominican Providence. New Advent.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4. <https://www.newadvent.org/summa/2091.htm>.
- Vitoria, Francisco de. *Relecciones sobre los indios y el derecho de guerra*. Madrid: Eapasa-Calpe, S. A., 1975.
- Vitoria, Francisco de.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lated by Anthony Pagden and Jeremy Law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as Casas, Bartolomé de. *In Defense of the Indians*. Translated by Stafford Pool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2.

二、近人研究

(一) 中文

- 石雅如，〈西屬美洲原住民主權的發展〉，《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2：4，臺北，2012，頁 27-43。
- 高文琦，〈論薩拉曼迦學派（Salamanca Schule）——以 Francisco de Vitoria 之法思想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7，嘉義，2017，頁 119-178。
- 鮑曉鷗，〈1626 年西班牙入侵台灣的「正當化」〉，《臺大文史哲學報》60，臺北，2004，頁 339-372。

(二) 英文

- Cortest, Luis. *The Disfigured Face: Traditional Natural Law and Its Encounter with Modern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 Duve, Thomas.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A Case of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A Case of Global Knowledge*

- Production*, edited by Thomas Duve, José Luis Egío, and Christiane Birr, 1-42. Leiden: Brill Nijhoff, 2021.
- Fitzpatrick, Peter. "Terminal Legality: Imperialism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Law: The Reach of Empire." In *Law, History, Colonialism*, edited by Diane Kirkby and Catharine Coleborne, 9-2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 Haar, Christoph, and Danaë Simmermach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Human Being Regarded as a Legal Entity i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Dominium and Ius in the Thought of Vitoria and Molina."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Ethics* 22 (January 2014): 445-483.
- Hernandez, Bonar Ludwig. "The Las Casas-Sepúlveda Controversy: 1550-1551." *Ex Post Facto* 10 (Spring 2001): 95-104.
- Höpfl, Harro. *Jesuit Political Thought: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the State, c. 1540-16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Koskenniemi, Martti. "Colonization of the 'Indies': The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La idea de la América en el pensamiento ius internacionalista del siglo XXI: Estudios a propósito de la conmemoración de los bicentenarios de las independencias de las repúblicas latinoamericanas*, edited by Y. Gamarra Chopo, 43-63. Zaragoza: Institución Fernando el Católico, 2010.
- García, José Luis Egío. "Matías de Paz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omism in the Asuntos de Indias: A Conceptual Revolution." *Rechtsgeschichte – Legal History* 26 (September 2018): 236-262.
- Pagden, Anthony.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agden, Anthony. *The Burdens of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Pagden, Anthony.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the Requerimiento, and the Papal Donation of Alexander VI." *Republics of Letters* 5 no. 3 (February 2018): 1-10.
- Pfeiffer, Nicolaus. "The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According to Francis de Victoria, OP."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12, no. 2 (July 1926): 185-224.

- Pennington, Kenneth J. "Bartolome de las Casas and the Tradition of Medieval Law." *Church History* 39, no. 2 (June 1970): 149-161.
- Russo, Francesca.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Defender of Human Rights and Universal Brotherhood. The Dispute of Valladolid Versus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Eurostudium3w* 39 (June 2016): 73-81.
- Tung, Toy-Fung. "Vitoria's Ideas of Supernatural and Natural Sovereignty: Adam and Eve's Marriage, the Uncivil Amerindians, and the Global Christian N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75, no. 1 (January 2014): 45-68.
- Varacalli, Thomas Francis Xavier. "The Thomism of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and the Indians of the New World." PhD diss.,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2016.

(三) 西班牙文

- Abellán, José Luis. "El pensamiento renacentista en España y America." In *Filosofía iberoamericana en la época del encuentro*, edited by Laureano Robles, 155-192.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92.
- Añaños-Meza, María Cecilia. "La doctrina de los bienes comunes de Francisco de Vitoria como fundamentación del dominio en el Nuevo Mundo." *Persona y derecho*, no. 68 (2013): 103-137.
- Arancibia, Lucas Fernández. "El límite entre libertad y esclavitud: conceptos e ideologías de los amos en la antigua Grecia." *Historias del orbis terrarum*, no. 10 (2013): 12-80.
- Assadourian, Carlos Sempat.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obispo: la naturaleza miserable de las naciones indianas y el derecho de la Iglesia. Un escrito de 1545." *Historia Mexicana* 40, no. 3 (1991): 387-451.
- Boy, Francisco Cuena. "Utilización pragmática del derecho romano en dos memoriales indianos del siglo XVII sobre el protector de indios."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no. 20 (1998): 107-142.
- Cavalcanti, Thais Novaes, and Ana Thereza Meireles Araújo. "Derecho al desarrollo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Estado plurinacional: contribución de Guamán Poma de Ayala y Francisco de Vitoria." *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20 (2020): 421-439.

- Castilla, Santiago Martínez.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y la guerra justa en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Pensamiento y cultura* 9, no. 1 (2006): 111-136.
- Checo, José Chez. "El sistema de encomiendas en Santo Domingo durante el siglo XVI." *Clio. Órgano de la Academia Dominicana de la Historia*, no. 165 (2003): 59-86.
- Cunill, Caroline. "El indio miserable: nacimiento de la teoría legal en la América colonial del siglo XVI." *Cuadernos Intercambio sobre Centroamérica y el Caribe* 8, no. 9 (2011): 229-248.
- Franco, Nicolas Salom. "Vitoria y Grocio frente al Mar." *Estudios Socio-Juridicos* 3, no. 1 (2001): 93-141.
- Friede, Juan.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exponente del movimiento indigenista español del siglo XVI."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2 (1953): 239-256.
- García, Emilio.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y los Derechos Humanos." In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su orig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y Antón de Montesinos*, edited by Manuel Maceiras Fafián and Luis Méndez Francisco, 81-114. Salamanca: Editorial San Esteban, 2011.
- García, Mena. "La autonomía legislativa en Indias: las leyes de Burgos y su aplicación en Castilla del Oro por Pedrarias Dávila." *Revista de Indias* 49, no. 186 (1989): 283-353.
- Guerrero, María Montserrat León, and Jesús María Aparicio Gervás. "La Controversia de Valladolid (1550-1551) y el concepto de igualdad del 'otro.'" *Boletín americanista*, no. 76 (2018): 135-154.
- Guzón, José Luis. "El humanismo de la Escuela de Salamanca." In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V centenario*, edited by Rafael Sánchez Domingo and Fernando Suárez Bilbao, 289-311. Madrid: Dykinson, 2012.
- Hanke, Lewis. "La controversia entre Las Casas y Sepúlveda en Valladolid, 1550-1551." *Revista Universidad Pontificia Bolivariana* 8, no. 24 (1942): 65-97.
- Hanke, Lewis. *La lucha por la justicia en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ramericana, 1949.
- Kirkpatrick, Frederic Alexander. "Repartimiento-encomienda."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 no. 3 (1939): 372-379.

- Maíllo, Carmen Sánchez. *El pensamiento jurídico-político de Juan de Solórzano Pereira*. Navarra: Editora EUNSA, 2010.
- Moner, Baltasar Cuart.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cronista del Emperador.” In *Carlos V y la quiebra del humanismo político en Europa (1530-1558)*, vol. 3, edited by Jesús Bravo Lozano and Félix Labrador Arroyo, 341-368. Madrid: Sociedad Estatal para la Conmemoración de los Centenarios de Felipe II y Carlos V, 2001.
- Mora, Luis Adrian. “Francisco de Vitoria y Bartolome de Las Casas desde la perspectiva del pensamiento decolonial: ¿Encubrimiento o reconocimiento del Otro?” *Revista Ixchel* 1 (2009): 30-43.
- Plans, Juan Belda.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Pozoblanco, Córdoba*. Madrid: Fundación Ignacio Larramendi, 2016.
- Rodríguez, Luis Adrián Mora.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política y liberación.” *InterSedes: Revista de las Sedes Regionales* 7, no. 12 (2006): 223-236.
- Santillana, Juan Cruz Monje. “Las Leyes de Burgos de 1512, precedente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del reconocimiento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2009. Repositorio Institucional de la Universidad de Burgos. February 25, 2024. <http://hdl.handle.net/10259.1/85>.
- Sarango, Cristhian. “Las Leyes de Burgos y Valladolid un antecedente temprano de una igualdad humana.” *Ciencia e Interculturalidad* 26, no. 1 (2020): 98-106.
- Urdanoz, Teófilo. “Las Casas y Francisco de Vitoria (En el V cent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974).” *Revista de estudios políticos*, no. 198 (November/December 1974): 115-192.
- Vargas del Carpio, Ana María. “Los indios como ‘personas miserables’ en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la jurisdicción eclesiástica como un remedio para las indias.” *Revista de estudios histórico-jurídicos*, no. 42 (August 2020): 397-452.
- Velasco, Francisco Quijano. *Las repúblicas de la Monarquía Pensamiento constitucionalista y republicano en Nueva España, 1550-1610*.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2018.
- Vives, Jaume Vicens. *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España y América*. Vol. 3, *Imperio, aristocracia, absolutismo*. Barcelona: Ediciones Teide, 1957.

Dominium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New World: Spanish Philosophers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HSU Yin-cheng*

This study reviews the legal history of Spanish colonization in the Americas during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By 1492,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had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 thus ushering in the Spanish Golden Age (*Siglo de Oro*). While the Spanish empire assumed control over the so-called “Indias,” it fac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in the realm of indigenous governance. Therefore, Spanish thinkers embarked on a sustained analysis of relevant issues in political, moral, and legal philosoph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ree important writers, namel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84-1566), 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 (1490-1573), and Francesco de Vitoria (1483-1546). These writings reveal shifts in leg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as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extended political control beyond traditional boundaries.

Keywords: Spanish Golden Age (*Siglo de Oro*), indigenous peoples, Age of Discovery, legal history, just war theory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Program in Ocean Policy,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